

列傳

1004
109
121

隱逸

王樵

姜潛

松江漁翁

王忠民

卓行

劉庭式

烈女

朱娥

項氏

張氏

詹氏女

方技

趙修已

劉翰

賀蘭棲真

錢山

王克明

張愈

連庶

杜生

劉勉之

巢谷

張氏

王氏婦

師氏

劉生妻

林老女

王處訥

王懷隱

柴玄通

僧智緣

莎衣道人

孫守榮

黃晞

章啓

順昌山人

胡憲

徐積

彭列女

徐氏

陳堂前

謝必妻

童氏女

苗訓

趙自化

甄栖真

郭天信

孫守榮

周啟明

俞汝南

南安翁

郭雍

曾叔卿

郝節娥

榮氏

節婦唐氏

謝枋得妻

韓氏女

馬韶

馮文智

楚衍

魏漢津

王老志

代淵

陽孝本

張萃

劉愚

劉永一

朱氏

何氏

劉當可母

王貞婦

王氏婦

楚芝蘭

沙門洪蘊

僧志言

王老志

陳烈

鄧孝甫

徐中行

魏挾之

崔氏

董氏

曾氏婦

趙准妻

劉全子妻

韓顯符

蘇澄隱

僧懷丙

王仔昔

孫伴

宇文之邵

蘇雲卿

安世通

趙氏

譚氏

王衰妻

譚氏婦

史序

丁少微

許希

林靈素

劉易

吳瑛

譙定

丁氏

劉氏

涂端友妻

吳中孝妻

周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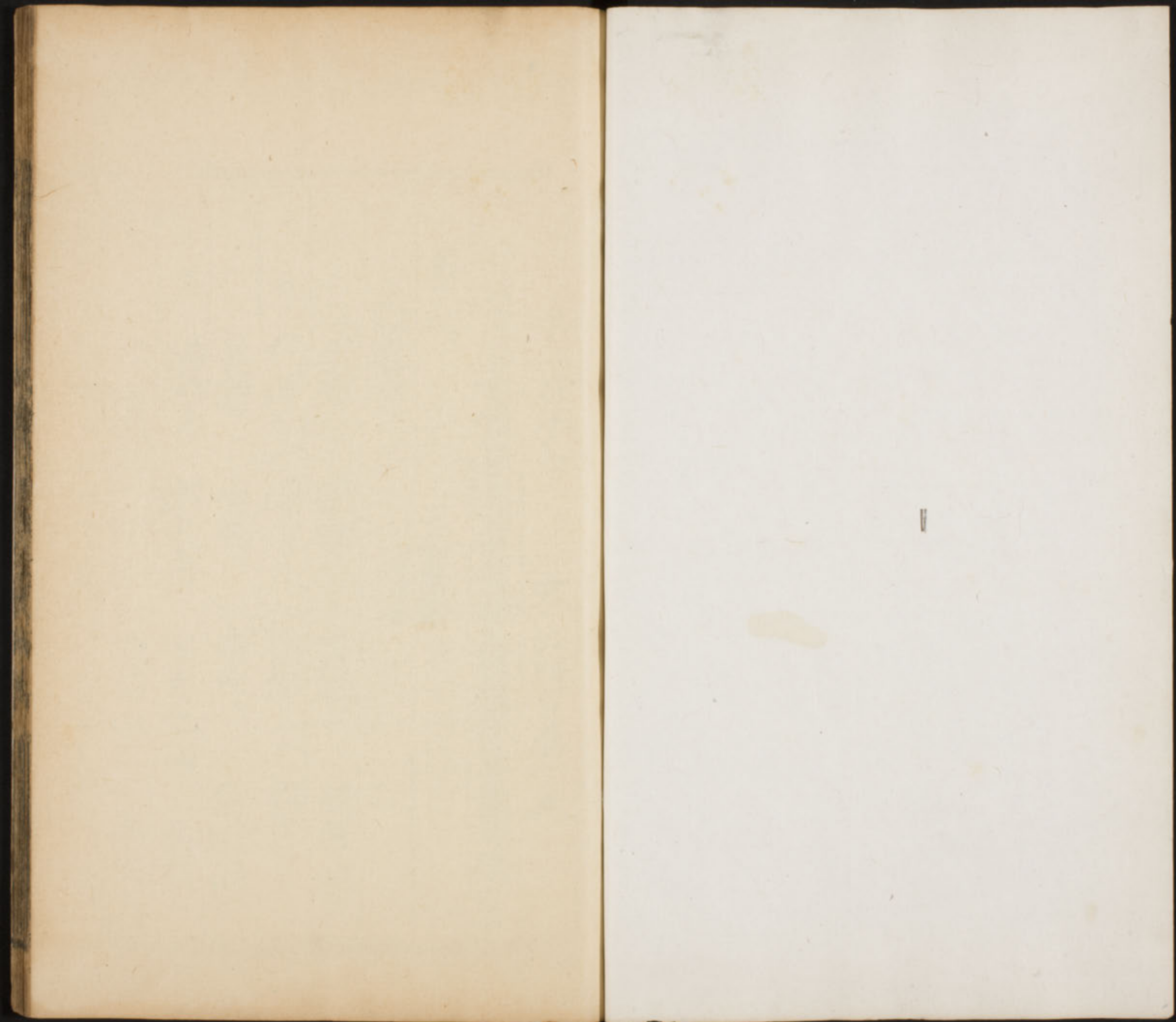
趙自然

龐安時

皇甫坦

明監本宋史

卷百十三



王禕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北梓桐山博通群書
不洽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
咸平中契丹遊騎河舉家而被掠禕即棄妻挺身入
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
言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
次第成服其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
俗絕自稱養世翁唯以論兵擊劔為事一驢負裝徒
家千里晚年屢遷塞下言景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
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尚陽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
曰曰天生王禕薄命寡智行不濟時道號養世生而

為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
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
屋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
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郾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
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
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
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
內艱鹽酪不入口再碁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

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
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
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蕭氏名芝賢而有文為
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
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
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
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
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
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躡疏石通逕依
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

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
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杼詞哽噎揮涕洟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衡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歐欵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
耕物之名歐欵者數釐瑣微者迷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慶州初以書謁
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賞賞自是知名

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望人稱為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道守江家世為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及學于李暉張遠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涇水主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必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言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

三百九十六个
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間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為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

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諳則聽之離絕毋使飾行之士為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間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董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

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啟守永興辟入幕府亦
辭英宗時沈邁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
常刑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交善安石為相過真州
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三回王令
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唯侔以
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
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
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為書之石或不可

其意輒滌去琦亦再言之尹洙帥澠延致尊禮伏青
代殊遇之亦厚治平辛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
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深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故
之如此熙寧訪察定以後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
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
呂試學士院為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教
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
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
母又薦為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焉歎去過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
人掩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
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
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河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
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
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
農開封疑滯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
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
請留之不行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度字心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
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
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礎為城庶曰
方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
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毋老乞監陳
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
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修龍
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
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
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
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

毫不可污也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為應山令綠邑
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
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譽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允嫂以所事父
毋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
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
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邠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
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
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譽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

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
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
太玄譽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
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
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
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
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
年卒年七十六子禔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
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鄆南之崑

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實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

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祖日者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侂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

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
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賦詩
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
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錄
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
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
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
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
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
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
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
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
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
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
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
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
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

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羗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諂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耻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甫負一切蠲除而有司

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耦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與移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謂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天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錄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

四百里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
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憮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吳漢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尋路任
補大廟齋即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
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
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
出力梯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餞
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
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
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

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
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視財物
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
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
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
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
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
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
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閣謝醫藥至垂
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清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
去揖使裕反其所鼓棹而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即所居去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文餘即
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
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言人何為見軫軫問所
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言者道也閉門者一語曰德
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

四百个
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
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
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索鄰人借
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嘗醫藥以給貧病亦有時
不繼後子能耕有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
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
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無他利由是擇日膏藥一
切不為問常佃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
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
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

袍草屨室中禔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
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
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醉可數行跡以待其歸
徑往徑還未嘗勞游一失也軫嗟莫留連久之乃去
後至延安幕府為流括言之括時理軍言迄夜半疲
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未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
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
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

三百九十六
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既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
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
安會日真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
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
籍散亂視之皆經手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
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歲書
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以爲風雨暴作其二
子持槍鉏揖客人物不類豐家子翁進豆羹專客不
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邊而

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
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為
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
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
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
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頓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
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
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
係帶職正即宣和間累典州郡公羽急搜其衣使退曰
兒狂妄言守詢誥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在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晉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三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

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明為耻宗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立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列傳卷第二百十八

宋史四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軍器使兼中書省參知政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修

隱逸下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勳之 胡宣 郭雍 劉愚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問定胡安世講明道學其徒相傳授皆從焉至京師有馮元純仁純仁賢之為子司馬亮元簡斯人神清氣爽可與進道會

淳熙四年

記舉

嘗五上春官考事

無所成

非之

苟不

軒然

一日

而遊

之曰

題詩

皆有

世矣

蘇雲

曲有

尺美

荆畚

極寒

者味

期輸

嘉靖

丁巳

年

監生

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意
溉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
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
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
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
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
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
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
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
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
幣真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
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
闔然排闥入則書幣木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
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
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

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曷

減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折其理歸於儒後學
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
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
之學也定一日至汴門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
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間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
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
宗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

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楊寓邸
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醜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
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白立之操類此上將用
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
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
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
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
者也定後不知所終譙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
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
侍游成都見治篋籊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笈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蓋徃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肩叩問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襄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動張浚授以迪功郎

不受興徙治樂川志民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言

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

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人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

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二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

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

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然合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

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二下金主言乞還二帝本心報

國非望名祿上不許忠臣以諾實牘中藏七寶山下

力懇求去復修董先軍下遂不出時又有齋序者丹

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亦能詩蓋教是其清江曲大

元雅西意蘇版者錄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
元不遠道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愛者憲家
号不... 大理司直召不行改秘書正字既至
... 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
... 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
... 二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
... 二人皆為清時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
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
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覺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
... 憲與勉之子覺憲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

先生為父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
與王十朋馮方查齋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
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
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
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於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九七家為太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

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

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為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業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劾留因辭公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連賊萬計愚覈實數寬限

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顏坦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謙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女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

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凡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
常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

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
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覲秩滿還在
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
抹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
方揆之之未行也覲至國門外已又伺揆之去乃敢
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良齋條理舊聞
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
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
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

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一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為粥
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以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
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其之捐米千餘石斛假之歲
歲歛散如常民賴以濟其鄉社會自揆之始與人交
嘉其善而抹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
推挽成就之至或嘗其之名則感然曰使夫人而避
此難為善之路絕矣病甚母視之下巾不見疾其子
母以僧巫俗禮况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
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言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
乃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尚與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

召將行閱按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矣世通者本四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
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
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上書於城都帥楊輔曰世
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一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
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
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服
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變梓興
義之師以喉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
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以孫子之理此非
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
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
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
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
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
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
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
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一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
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
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
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
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
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

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
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
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
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
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
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
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
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
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
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
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
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
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
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所矣其可忽諸撰卓

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
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
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
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美豈可負吾初
心式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
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
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
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
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軾深感其言庭式

後監太平觀老子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
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入父中谷傳其學雖朴
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
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
邊多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
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善熙寧中存寶為河州
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
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羽日蠻事邀谷至軍中問
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

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心既橐中有銀數百兩非
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
責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
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
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竟慨然自眉山誦言欲
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
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
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
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有三疴瘳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
君昔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
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罄之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
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竒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
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
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

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
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不終身不用石器行遇
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
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悲慟嘔血虜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
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頤過其廬適聞之為
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
枝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飲如平生中午
有曠疾昇屋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
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千言若數一二

宋史四百五十九卷

字四百一十一
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
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策經宿
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滿而不辨賣衣償之鄉
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
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
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
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
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
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尹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
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居數歲使者
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節度監中書朝卒
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曾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輩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
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
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
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

字三百七十一
世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
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
孤惻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
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
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
請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
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為警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
終二年司馬光傳之以為令士大夫所難
列傳卷二百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宋史四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國軍重事前行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學士
勅修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二百十九

監生周承德刊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襄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必妻

謝枋得妻

王真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全子妻

七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
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
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有

數也世道既降教典以古男子之志以方猶可隆師
親友以為善女子生且以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
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
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媪于
歲里中朱頰與媪兢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
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頰衣以身下墜頰刀曰寧殺
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
頰衣不釋頰忿恚對其母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
後會稽令董皆為娥立以子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及斷其髮猶能走禱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赦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娼挽掙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啻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中獲簪珥以給其夫夫與俠少款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

嫁之未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
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吳充時為開
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台肥包總妻總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
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
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滌
滌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
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
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
子也舅姑故也今日乃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

罵曰我寧死此決一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毋遠
來義不當使毋獨還然到荆州儻以不義我見迫必絕
於尺組之下願以死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
卒還包氏

趙氏具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友聞趙氏有殊色使
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
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
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丁
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
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污辱至死

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
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
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
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為所得
挾之鞍上下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
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冉三罵不已卒乃忽
然舉槌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
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
以聞詔贈孀人旌表其厲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
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
之城外江上為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二年春金
人犯惟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
瞋目大罵曰朝廷蓄及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
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
頭以快衆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
以及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蔡氏蕤女第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
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頴建炎二年賊張遇
寇儀真蔡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蔡扶掖不
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蔡厲聲
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
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
妻何奉毋而逃毋老待挾持而行卒為賊所得將繫
其姊及何何絀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入東西惟
命爾賊信之行次永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

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騰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
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剗
汝萬敗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
曰列女也葬之為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
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
至宣避之曹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
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為糧東安
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為友所掠妻泣曰丁民族流
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

卒楊就寇南劔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
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
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
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
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
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
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柰何害之同時有
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厦盜中數日有
欲犯之謝嚙其面口寧萬改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
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
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
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
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
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
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
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
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

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
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
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
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
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
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
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
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
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
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甚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寢坐廳
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
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
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
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
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牘其所居
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
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
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

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其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

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又并以厚禮嫁遺舅姑亡妹亦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新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歸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檀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

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坦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沈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

聞變奔赴江澣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大夫人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呼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眾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眾有不

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
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
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
人知南劍州陳鞞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
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
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
信郎

三袁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袁監上高酒稅金
兵犯筠袁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袁
夫歸於劉氏門而八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袁

謂袁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袁安往趙他指以誤
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袁方伏叢薄間望
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袁後仕至孝順監鎮

徐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
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
若蟬螻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
死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
者感其金帛以贖其李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
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徐氏堂復罵
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
縣文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討決矣頃之賊至欲殺
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去雖寧願執巾帚以事將
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
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待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
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言州安福人生居新樂海以事出惡
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
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
孫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割股以進又

愈尚書謝諤爲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
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
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
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
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顧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
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
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
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文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
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

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防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文訓諸書嫁防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防得起三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三以防得豪傑恐其扇變購補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

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防得母桂氏尤賢達白防得通捕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大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哲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停囚婦入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爲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
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崑崙峯嶺
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
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清入石間盡化為
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嘗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
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渠
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
詰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
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俾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

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金其死不葬
妾誠不能忘情願囚公言汝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
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人輿如江上接聚薪焚淮
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
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
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
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
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
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籠
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
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分景定元年兵亂携孤
女自沈于縣之樂步曰義不吾大

呂仲殊女名良子泉州晉江八父得疾瀕殆女焚香
祝天請以身代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遠屋飛
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
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志曰豈姊能之兒
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曰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嫁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
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
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
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如生

童八娜勤之通遠鄉建與人虎銜其大毋女手拽虎
尾斫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毋銜文以去始林粟侍親
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文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
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
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

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誌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
一割麥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
壤上有王猛江南無山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二氏婦梁臨川人歸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
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
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
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
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
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
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

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
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
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
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全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全子
為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具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
死有司執其妻具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為宗臣
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
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
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遇

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崇全率眾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突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宋史四百六十一

開禧國事詳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筆諸部總或股等奉

勅修

方技上

趙修已

王上英訥

苗訓

馬密

蔡三

韓顯符

周志明

周志明

劉翰

王懷德

趙自化

馮文智

蘇澄

蘇澄

丁少微

宋史四百六十一

趙自化

蘇澄

丁少微

昔者心德天七表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消焉頌
項氏命靈正言曰天以屬神止正黎司地以屬民其
患益自心履後二書獲棄與常帝夢命妻知之而重黎之
職絕地天通其息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其虛地有燥
燥高下人爭有言凶悔吝疾病札害聖人欲斯民趨
安而避害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祭
禱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
引黃白房中一切煮高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
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

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傳脩而可以善其事
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
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
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禳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已開封汝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
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為司戶參軍留門下
守真每出征脩已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
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滿津陰懷異志脩已屢以
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暮吏
多伏誅獨脩已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為翰林天文周

祖籍新秦來營謀會隱帝諱初郊之弘肇等且將害
周祖備已知天命其在密謂周祖曰夢發蕭晉禍難
斯在公雖全而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
信讓大臣臣等亦公出極將相足知高不賞之志雖欲
發身成仁何若於事不交引兵南渡而歸自許則明
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
遂決渡河之計即位以為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
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
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
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軍事上章告老優詔

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
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
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
心胷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未
之辭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為
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為國子尚書博士判司
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
舉兵入汴處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作
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嘗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讐

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執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大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擊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父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

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筭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

及曆筭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
秩人時為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
應宮成以祗事之勤抵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為少
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員右
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
有一日夕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
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
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
餘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筭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
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
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
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
為精密皆優賜東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
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為
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
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
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
申冬甲子為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

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
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彌歲凶歉
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
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宮分其荆楚吳越
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慧星見及水神太一
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懼其災水神
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
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
十六子舜卿為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

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
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
韶忽造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

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
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
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
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為平恩令歸朝復
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
化五年坐事出為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

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詰闕自薦得錄為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為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遠趨江外以蘇臺為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特

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為遂平令卒年六十錄其子繼芳為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晷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絲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

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
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
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造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
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
九十七年五帝之改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
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
誇重於一日不深固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筭漸
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

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
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
後脩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
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
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
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疑暉閣於禁中俾
侍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
沙門一行修大衍曆蓋以渾儀為證又有梁令瓚造
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
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踈略不可施用

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其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無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恭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官推步曆筭太平興國中補司

天學生太宗親校試擢為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為之首命知筭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宴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宗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為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真三

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
衆頗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
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禧宗在蜀
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
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決著
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
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為封州錄
事叅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
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

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疆起之令知
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
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
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
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
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
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
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
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

藏書景德初賞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
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
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
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
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
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
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
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
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喜元年夏火犯
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
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
乎八月疽發背二年六十四克明又居司天之職頗
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
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
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寅王胡元興二家纂述
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率率著撰裁十數卷
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
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
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

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
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
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善術
以翰為優紬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
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厨傳給食
遣詣闕開寶二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
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
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高志醫官崔煦張素吳復瑋王
光祐陳昭遇同議凡初晨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
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

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二十三種
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各一物戶部員外郎知
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盧蒙詳覆畢上之
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既辨本草
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為編纂
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未墨雜書時謂
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為之注釋列為七卷南國行焉
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錄八百味添注為二十卷
本經漏切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紀
又喻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

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
哉乃命盡考傳誤判為定木類例非允從而草馬至
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
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上石類之間敗
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
自玉石品而改馬伏翼實鳥也由蟲魚部而移馬橘
袖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孟生鳥乾薑同歸一類至
於鷄腸繁婁性英蒴藿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
藏器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
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台舊說灰類今是

不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
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為印板乃以白
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
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為今注
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為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
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
天下傳而行焉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
四年命為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
年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廖既而
即死坐責受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為尚藥奉御

淳化元年復為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唯陽人初為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
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
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
惟濟入朝惟濟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
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
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
隋大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
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鑄板

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
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
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舉家
陷契丹父知崑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
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借來京師悉以醫術
稱知崑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
疾有薦自化診侯者疾愈表為醫學再加尚藥奉御
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
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

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為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泊晉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遙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為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舊

自是冬卒年五十七遺長以所撰四時養願錄為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善為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掘為之序又嘗續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秩傳三卷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

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祇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闇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贊

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從太祖征晉聞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贊視晟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晟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贊之妙特賜贊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已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卽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

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
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
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
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
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
相馮道致書諭旨曆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
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
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大崧和疑而陛下

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
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
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
乎之師累辭召命豈懷上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
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
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
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
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
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普黃
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

罷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為精
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
尚清潔搏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
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建壇
場淨室朝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
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
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為業本名王
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計為道士後夢一人

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
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以青栢枝
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
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
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
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為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
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
然資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
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
要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

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
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
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
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
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
遺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被引
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愧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
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
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群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
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授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

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
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悅心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
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非用詔賜名度為道士自
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居太一宮史人言多養生
事焉

列傳卷第二百一十

宋史四百六十一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史四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院院筆

勅修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鄜間能啖肉至數
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
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
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靜以臨
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
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
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
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

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受其侍者未幾求還舊
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而猶熱人多異
之

崇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
餘歲善時較長嘯唯飲酒言惠末事歷歷可聽太宗
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
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
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
所書道德經一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
帛詔為脩道院蠲其田租受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

作遺表自稱羅山六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必首履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草澤劉雲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為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脩習頗驗居華山王刀巖踰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入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為賜加以茶藥

繪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齊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過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荃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

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
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
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卧磚榻卒人未
之竒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白
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
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阡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
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
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歷之數
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

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歷數授靈臺郎與掌
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
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
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算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
院事清隱勤苦志言忽造璣跪前願為弟子璣
見其相貌竒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
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蒙疾趨舉指書空佇立
良久時從者酷遊飲鳴無所擇衆以為狂璣獨曰此
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
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
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
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迺壯初不可曉其後多
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
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入繼衆始悟太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
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
德山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為學者所宗其
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
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解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
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
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興曹州士趙崇善後
崇棄官隱居番禺人傳崇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
間輒數日而達崇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
可曉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
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
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

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汶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歛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一大舟六貢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下徐去其上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勳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大醫局于其傍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

班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曠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候于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釀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

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有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

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為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乃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咏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瘵癢乙進黃

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至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癘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瀉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

秋得之可治人春不可治其人折衷強示藥明日曰吾藥再瀉則愈此言三補而濕又加胥白法當三日不令尚能此言三補而濕又加胥白法言於日墮乙曰此言三補而濕又加胥白法其月補補之何必如此而得全又乳婦因傳而病醫者曰張不謂張乙曰此言三補而濕又加胥白法愈所以然者目系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愈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言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蓋其已天賦而曰吾能移之使在

三百九十六卷
未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及忽舉不能用手喜曰可
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天降子以法服之盡由是雖
偏廢而風骨悍堅如金天以病為壽不復出乙為方
下石一師於書無不開不新新字之法皆度越幾合
卒與法命見遂本意謂書情下關等而謂其藥問之
必為三三出本末為名名別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
合本年變痺痲劇然不可為君親戚談別易衣待盡
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少為僧居山末忍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

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
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工部帳甚眾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
令支等皆因以書款詔頗忌惡之言其捷遺事名還
以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

嘗退朝天信密進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
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
中復為閤門通事令人許陪進上徑試大廷擢秘書
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
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類與聞外朝政事見
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惑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
懼言之不已京由日心熱張商英乃有時望天信往往
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
僧德洪等道進詔上南次勅帝節儉稍減抑僧寺帝
始敬畏之而近信使以下繼聞言濫進不日京黨因

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
上言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
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
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單司
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
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發棺
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黠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
百者授以鼎鑪之法津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

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
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
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
帝指三卽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
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
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
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竒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
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
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
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四年

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晟之成徽宗御大
慶殿受群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頌其
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非
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
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
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竒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
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
語在樂志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
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有馬賁

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
依違其間無所貨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
者外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
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
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亨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
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
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
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

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
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
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
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
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
大夫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
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
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
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
求仔昔晝日又至忽蒙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楊沃而
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
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
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
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
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及林
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
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
示其徒曰上蔡遇寃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
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政和末王
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
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宮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
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
方攝領之已乃府仙鄉曰緒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
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
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
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

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
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
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
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
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
神霄祕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
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
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朝
談以資媒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
卽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

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禱冠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兼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
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
其相亂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
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旒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
所怨始不禁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修道遇皇
太子弗敏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
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與察之端本庶得其居處過
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素至猶以侍後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嘗目疾國醫不能療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僑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言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文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每之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微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寧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恭與焉親安行妻風寒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安履如初胡美妻病內秘腹脹號呼喻克明視之時美家方

克明謂妻曰吾愈春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平
國破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
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
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
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口正已使金金接伴
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困張子蓋救海州戰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盈萬人手蓋上其功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山陰義常數千里赴
人之急初

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
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
一日自外歸條若狂者身衣白襪晝食于市夜止
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
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
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
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

夢莎衣人跪哭來吊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乃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遠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

施子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

宋史列傳卷之二十一
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閣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闖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